邹游 设计和人

邹游不喜欢被贴上标签。事实上，他身上却有众多的标签，比如“学院派设计师”、“著名设计师”、“十佳设计师”诸如此类。

相比起各式各样的标签，他更喜欢把自己叫做Designer——这个词可以拆分成“Design+er”，设计和人，就是做设计的人；他也不排斥别人叫他设计师，因为他对设计师的理解是“设计+师”，既是做设计的又是老师，正好合适。他只是不喜欢在设计师面前加上定语给自己下个结论，那样会“很没有意思”。

设计师&品牌

邹游 中央美术学院博士，北京服装学院教授，研究生导师。致力于服装设计和设计管理的实践和研究，参与了大量的艺术和设计项目，在中国国际时装周上多次发布个人品牌时装秀。2005年，邹游创立了属于自己的女装品牌“悠之”(YOUZ)，邹游赴韩国釜山举办了首次海外个人发布会，其后于2011年受Vogue杂志邀请赴米兰参加了由其主办的Talented Designers展览。邹游的设计始终强调“This is YOU'Z clothing”（这是你的衣服），YOUZ已在全国多个城市开设专卖店。

“你的衣服”

“This is YOU'Z clothing”（这是你的衣服），是邹游标志性的注解。这个YOU是“你”而不是他，是“他”又不全是他——或许有些拗口，却是邹游设计服装的真实写照：消费者是主角，而设计师成了配角。

和众多强调视觉效果的设计不同，邹游的设计给人的感觉是淡然的。没有过多装饰、没有复杂色调、也没有华丽和夸张，甚至对纽扣和装饰的使用也减到最少，他的设计总是用简洁的设计达到穿着舒适的效果，但却有种看透万事的平静和大气。除了设计上做到极简，“现代性”也是邹游特别推崇的。这种现代性不单单是设计手法，更多的也是对当下生活环境的一种表达。“生活在当下的环境中人们会受到很多信息的影响，设计师也一样，对这个时代的某些信息也是很关注的，服装是内心外化的体现，对设计服装的人来说是如此，对穿着服装的人也是如此。”邹游认为，抓住当下环境中引起的人情感的共鸣和共振，人们就能从服装中找到共同语言。

不过，他也曾担心过这种过于简约和现代的风格是否能为人所接受——事实证明，这种担心是多余的，这些安静简约的服装受到的认可和欢迎超出他的预计，不少人在他的设计里找到了“自己的衣服”。

不惧怕商业化

“设计最大的价值和意义在于使用，以及使用之后良好的用户体验”，邹游说，如果没有使用价值和好的用户回馈，设计就会贬值。

和那些一心呆在象牙塔里、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设计师们不同，邹游习惯走出去，敞开心扉带着好奇，接受更多的信息和新鲜事物，在他看来，如果不了解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，怎么去和世界对话？怎么和消费者对话？这种开放性的心态，让邹游从设计开始就考虑到商业化的问题。

“很多设计师觉得设计是很个人的，甚至有一种优越感，如果自己的东西别人不接受，还觉得是别人的欣赏能力不行，其实作为设计师这是应该反省的！”邹游认为，商业行为不是束缚设计师的镣铐和枷锁，恰恰是给设计师有限的空间，让设计师去解决问题——而解决问题，正是设计的本质。同时，邹游也认为，商业不仅是挣钱，是包含公平原则的交换，在服装上则反映为消费者对设计师的信任，所以“站在他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，是设计师这一角色最重要的行为方式”。

2012秋冬依然用最简单的设计营造最舒适的穿着效果。

对话设计师

不喜欢那种颠来倒去的粉饰

记者：如何归纳自己的风格？

邹游：极简、简约。我最推崇的一个词就是现代，现代感，而现代感对我来讲主要集中在简约和解构的集合。无论是汽车还是服装，一路看过来都是在做减法。现代性的设计语汇，是趋向于更精炼的、更简约的，而不是一味复杂堆砌。

记者：事实上越是简约的设计往往越难。

邹游：是这样的。就服装上而言，我不喜欢那种颠来倒去的粉饰，喜欢那种简洁直白的东西。这些简约直白如何去体现，看YOUZ的服装会很清楚。

记者：简约的设计，是因为这个时代的人们对简单生活有需求吗？

邹游：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，必然会受这个时代影响，看这个时代的书、听这个时代的音乐，周围都是这个时代的价值观，我用服装的语言把我对这个时代的感受说出来。站在个人立场，我不认为我们是在主动去创造一种文化，可能你创造一点、他创造一点，会形成这个时代的全景，是一种集体的无意识。就像我们看服装史，Dior也不会想到New Look在服装史上会有那么大的影响，也是一种无意识的创举。我们去创造历史，但解读是后人的事情。

记者：你似乎避免强调所谓的中国元素和禅意之类的？

邹游：这个不需要强调。对传统的理解是很大的话题，我们要研究中国古代服饰史，传统是什么、在服装上怎么表现，我还在探究。但是我能说把中国传统的图案简单挪用到服饰上，就不是好设计。设计的大忌是简单挪用，怎样用一种现代的语言去表达中国文化并不是那么简单，比如说禅，很多人做出来的就像是道袍，这是有问题的，不过这个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，有人做毕竟是好事情，但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去完善，还是需要加强文化的深度。还有一点，千万不要有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，现在已经是地球村了，国际化语汇和民族语汇怎样去平衡也是需要考虑的。

本版采写/新京报记者 巫倩姿

责编 高飞 美编 顾乐晓 责校 王心